

THE DINNER



HERMAN
KOCH

〔荷〕荷曼·柯赫

著 朱雁飞

译

命运晚餐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博集天卷

CS-BOOKY

HET DINER

THE DINNER

HERMAN
KOCH

「荷」荷曼·柯赫

—— 著

朱雁飞

—— 译

命运晚餐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晚餐 / (荷) 荷曼·柯赫 (Herman Koch) 著;
朱雁飞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书名原文: The Dinner
ISBN 978-7-5404-8776-8

I. ①命… II. ①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547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8-078

THE DINNER by Herman Koch
Copyright © 2009 by Herman Koch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hared Storie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MINGYUN WANCAN

命运晚餐

作者: [荷] 荷曼·柯赫
译者: 朱雁飞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蔡明菲 邢超越
策划编辑: 刘宁远
特约编辑: 汪璐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支持: 张锦涵 傅婷婷 文刀刀
版式设计: 利锐
封面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776-8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THE DINNER

HERMAN
KOCH

好人艾迪：

快啊，丢一块钱。

粉先生：

我不给小费。

好人艾迪：

你不给小费？

粉先生：

不，我不相信这一套。

——昆汀·塔伦蒂诺《落水狗》

目 录

开胃酒 __ 001

前菜 __ 033

主菜 __ 085

餐后甜点 __ 205

餐后酒 __ 241

小费 __ 273



开胃酒



我们要去餐厅用餐。至于是哪一家餐厅，我现在不会透露，否则，很可能在我们下次拜访时，餐厅就会人满为患，因为他们想瞧瞧我们是否又去那里用餐了。是赛吉订的位，预订的事总是由他处理。这是一家需要提前三个月打电话预订的餐厅——又或是六到八个月？哎呀，我也说不清了。我不是那种在三个月前就知道自己在三个月后的某一天要在哪里用晚餐的类型，但是很显然，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对他们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我突然想到，如果几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想知道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初时是多么落后，那么，他们只需要瞥一眼所谓的顶级餐厅的电脑，在那里面，所有的细节都会有记录。假如L先生上次已经做好准备花三个月的时间来等一张靠窗的桌子的话，那么，现在他得花五个月的时间来等一张厕所边的小吧台。诸如此类的事，在这样的餐厅被称为“客户资料维护”。

赛吉从不提前三个月订位。他是当天订的。这对他而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运动。有那么些餐厅，总是会为像赛吉·罗曼这样的人留位。而这家，我得说，就像众多其他餐厅一样，正是其中之一。也许在这整个国家根本找不到一家餐厅，它的服务生在电话里听到罗曼的名

字不会大吃一惊的。当然，电话不会由他亲自来打，这样的事自然是交给他的秘书或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处理。“别担心，”我几天前跟他通电话时，他这样安慰我，“那里的人都认识我，我来给咱们安排位子。”我只是随口问了问，我们是否需要再次打电话确认，万一没有位子的话我们要去哪里。电话那头的语调中显出了一丝同情，我简直能清楚地看到他摇头的样子——一种运动。

对于有些事，我今天真的毫无兴趣。比如当赛吉·罗曼像一位老主顾般接受餐厅老板或主管的殷勤接待，然后由一名服务生领到靠花园一侧的最好的位子时，我可真不愿意在场。而他总是表现得似乎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仿佛他的内心最深处一直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身处众多普通人中感觉尤其良好的普通人。

因此，我建议我们在餐厅碰面，而不是像他提议的，先在拐角处的一家酒馆碰面，一家同样有很多普通人光顾的酒馆。我完全能想见那样的场景：赛吉·罗曼，作为一个普通人，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踏进酒馆，让普通人继续交谈，就当他不存在。对这样的场面，今夜的我无心欣赏。

餐厅离我们这儿只有几条街，所以我们想步行前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路过了那家本要与赛吉碰头的酒馆。我搂着妻子的腰，她的手则搭在我的夹克下方。酒馆门口上方挂着店家卖的桶装啤酒的广告牌，闪着温暖的红白色灯光。“我们来得太早了，”我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就去餐厅的话，那我们就太过准时了。”

我妻子，哦，或许我不该这样称呼她。她叫克莱尔。她的父母给她起名叫玛丽·克莱尔。但是不知何时起，克莱尔不想再叫一个听上去与女性杂志^[1]无异的名字，所以有时候我故意叫她“玛丽”来作弄她。但是我很少称她“我妻子”，只是偶尔，在一些正式场合，比如在这样的句子中：“我妻子这会儿正巧不在电话旁。”“我妻子十分确定她订了一间海景房。”

像今天这样的夜晚，我和克莱尔都会尽情地享受我们的二人时光。就像现在这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未确定，就连晚餐之约也只是一个误

[1] 此处指《嘉人》(Marie Claire)杂志。

会，而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两个人走在街上。如果让我定义幸福，那一定是：幸福本身就已足够，无须任何见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我最多可以再补充一句：不幸的家庭——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夫妇——永远不可能独自应付不幸。他们需要的就是见证，人越多越好。不幸的人总是求援于社会，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沉寂——尤其是那种当他们独自一人时就会涌来的令人讨厌的沉寂。

在酒馆里，当啤酒被呈上时，我与克莱尔含笑相视，彼此都明白，接下来，我们即将在罗曼夫妇的社交圈中度过这个夜晚。因此，这一刻可能是今晚最美的一刻，之后只会越来越糟。

我其实没有兴趣在那家餐厅用餐，甚至根本都不想外出。接下来的约会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折磨，而这个夜晚就是炼狱。一切的不幸，从早上站在镜子前就开始了：我该穿什么？该不该剃须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夜晚，一切早已确定：一条带窟窿与污渍的牛仔褲和一件熨得笔挺的衬衣。如果你一天不剃须，那是你太懒；如果两天不剃，就不免会碰上这样的问题——这胡须是不是已经成为新形象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三天甚至更多天都不剃，那么人们便会认为你离彻底不修边幅、自暴自弃只有咫尺之遥了：“你一切都还好吗？是病了还是另有原因？”无论剃与不剃，你都会觉得不自在。剃须已然成为一种声明。如果有人某一天费心地去打理自己的胡须，那么那个夜晚对他一定相当重要——人们的这种想法完全可以被清楚地透视。也就是说，谁勤于剃须，谁在开场就已抢占先机。

此外，克莱尔的存在也提醒着我，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克莱尔比我聪明。我这样说，并不是假心假意地在发表什么女权主义宣言，或是想通过阿谀奉承来讨女性的欢心；我更不会贸然断言女人“普遍”比男人更聪明，或是更敏感、直觉更敏锐，又或者她们更加脚踏实地，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这些话，放在日光下仔细观察观察，便不难发现，它们的传播者其实更多的是那些所谓的纤细敏感的男人，而非女人。

克莱尔确实比我聪明。我诚恳地坦白，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肯承认这一点的。在我们刚开始相处的几年里，我就发现她绝对是聪明的，当然是通常程度上的聪明；说到底，就是完全符合我对一个女性的聪明程度的期待。话说回来，如果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维持超过一个月？无论如何，克莱尔的聪明程度足以让我和她维持至少一个月。而现在，过了近二十年，我们仍然在一起。

总之，克莱尔是比我聪明，这一点显见于以下例子：一天晚上，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晚上，她一直问我的意见，到底该戴哪副耳环，到底该不该把头发束高。耳环之于女人大抵如同剃须之于男人：耳环越大，意味着这个夜晚越重要、越盛大。克莱尔有迎合各种时刻的耳环。有人可能会说，在挑选衣服时是否犹豫不决，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聪明与否。但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恰恰只有愚蠢的女人才会认为，这件事情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她会想，这种事男人懂什么？然后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有时我会试着去想象，当芭比问赛吉类似的问题时，会是怎样一番

情景：她穿的礼服是否合适，她的头发是否太长，脚上的鞋子赛吉觉得如何，鞋跟是不是太矮或太高？

但是不知何故，在这样的想象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些不可名状的问题，让这种想象无法顺利完成。我仿佛听到赛吉说：“不，这恰到好处！”然而实际上，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答话，对此他并非真正感兴趣。再者，就算他的妻子穿错了衣服，当她经过别人身边的时候，所有的男人也还是会围着她转。反正穿什么都合适，她还想怎样？

再回到酒馆。这不是家什么流行酒馆，这里没有所谓的潮人——用米歇尔的话说就是“不够酷”。平民显然占了大多数，他们没有特别老或特别年轻，各色人混杂在一块儿，但总体来说都是普通人。其实所有的酒馆都应该如此。

这儿非常之热闹，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挤在男厕门边。克莱尔一手执着酒杯，一手轻柔地挽着我的手腕。

“我不知道，”她说，“可是最近我总是觉得米歇尔有点古怪，也许不是古怪，但的确与平常不太一样，好像有所保留，你不觉得吗？”

米歇尔是我们的儿子，下周他就十六岁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当初我们并没有打算只要一个孩子，可也不知是何时，我们想再要一个，却已经太晚了。

“是吗？可能吧。”我答道。

我不能看克莱尔的眼睛，因为我们彼此都太了解，如果我看着她，我的眼睛一定会露出破绽。因此我装着环顾四周，又或者表现出正对那些普通人热闹的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我庆幸自己坚持要在餐厅与罗曼

一家碰面；不然，我想象着，他推开弹簧门，走进酒馆，脸上的一抹谄笑似乎在对别人说：你们继续，不用理我。

“他没跟你讲什么吗？”克莱尔问道，“我只是想，他跟你也许会聊一些跟我聊的不一样的内容。也许聊点关于女孩的事？或者聊点他对你会比较容易开口的事？”

我们得向旁边挪一挪，因为男厕的门开了，我们因此移得更近了些。我能感觉到克莱尔的啤酒杯和我的啤酒杯相碰。

“是不是跟女孩有关？”她又问道。

天哪，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无法忍住不想了。关于一个女孩……哈哈，这倒是件好事，超级正常的青春期那点事。“今晚香塔尔 / 梅丽尔 / 罗斯能在这儿过夜吗？”“她的父母知情吗？如果香塔尔 / 梅丽尔 / 罗斯的父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只要你想到……只要你注意……你知道的啦，就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对吧，米歇尔？”

我们家经常有女孩子出入，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窝在沙发上或者餐桌旁，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会礼貌地问候我：“您好，罗曼先生！”“你不需要用您来称呼我，我叫保罗。”然后她们就会叫我一声“保罗”，但只此一次，隔个几天她们又会称呼我“您”或者“罗曼先生”。

有一次，我接到其中一个女孩的电话。在我问她要不要叫米歇尔来听电话的同时，我闭上眼睛，试着将电话另一头那女孩的声音（她很少报她的名字，而是开门见山就问：“米歇尔在吗？”）和她的脸对应起来。“不，真的不用了，罗曼先生。只是因为他的手机关机了，所以我试试看这个号码。”

有一回我走进房间时，感觉我好像撞见他们在做什么事，迈克尔和香塔尔，还是梅丽尔，又或是罗斯。也许他们并不像我表面看到的，正在天真无邪地观看 MTV 频道的《精彩生活》，也许他们已经忙活了一通，也许当他们听到我回来的声音，就匆匆整好了衣衫和头发。一定有什么事——让人激动的事，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让迈克尔的脸通红。

不过老实说，我对此真的一无所知。也许真的什么也没发生，那么多漂亮女孩大都是把我的儿子当成好朋友：一个可爱的、相当帅气的男孩，一个她们十分愿意与其一同现身舞会的男伴——一个可信的男孩，因为他不是那种一见到女孩就会立刻想到男女之事的类型。

“不，我不觉得是跟女孩子有关。”我直视着克莱尔说道。所有的一切如同一本摊开的书——这真是不幸。但如果我继续逃避她的眼神，那么她就会肯定地认为确实有事——跟某个女孩有关，甚至更严重的事。

“我更相信是跟学校的事有关，”我说，“考试周刚过，我想他只是累了而已。我觉得他是低估了高中二年级考试的难度。”

这听上去可信吗？最重要的是，我的眼神是否可信？克莱尔的视线来回扫射，从我的右眼扫到左眼，又从左眼扫到右眼。然后她抬起一只手，整了整我的衬衣领；好像哪里不对劲，好像她还得再整整我的衣服，让我不至于在餐厅出丑。

她微笑着，张开手指，贴在我的胸前。在我的衬衫最高一粒纽扣开着的的地方，我感觉到她的两个指尖触到了我赤裸的皮肤。

“也许是这样吧，”她说，“我只是觉得，我们俩都得小心，也许他哪一天就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了。我是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习惯于此。”

“当然不能了。但是人在他这个年纪，有时候也会需要一定的隐私权。我们不必知道他所有的事，否则他可能会将秘密守得更紧。”

我看着克莱尔的眼睛。我的妻子，此刻我这样想着。有什么理由让我不称她为我的妻子呢？我的妻子——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向我——即使只是在今晚。我的妻子和我，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我的妻子和我想要酒单。

“你笑什么呢？”克莱尔，我的妻子问。我看了看我们的啤酒杯，我的已经空了，她的还有四分之三，一如往常。我的妻子喝得总是比我慢，也正因如此，我才爱她，也许在今天这样的夜晚，我比往常更爱她了。

“没什么，我……我想到了我们。”

一切都那么快，这一刻我还在看着克莱尔，看着我的妻子，用深情的目光，或者至少是愉悦的表情，而下一刻我就发觉眼前一片湿润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她发现，因此我将脸埋入她的发间，把她搂得更紧，吸噬着一种味道——香波的味道，或者是香波和其他什么东西混合的味道，暖暖的。哦，是幸福的味道，我想。

如果我一个小时前就在楼下等，等到是时候出发，而不是上楼进米歇尔的房间会怎样？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怎样？

如果那样的话，我在我妻子发间闻到的还会是幸福的味道吗？会不会变成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一种下一秒就会失去的东西的味道？如同此刻这般。